

鮚 埠 亭 集

五



鮚埼亭集卷第十三

鄞全祖望紹衣譏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沈甸華先生墓碣銘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寬時蕺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卽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

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
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
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
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
交于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
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
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
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
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
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

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勝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

恒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寘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誼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摩之戶外蕺山高弟心傳罔巍于秋宰木庇茲書帶

蜃園先生神道表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
錫楨始裒其叢殘之作合爲數卷乞表章於當世予惟
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
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攷乃畧爲摭拾纂文
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
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
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
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
亦頗耽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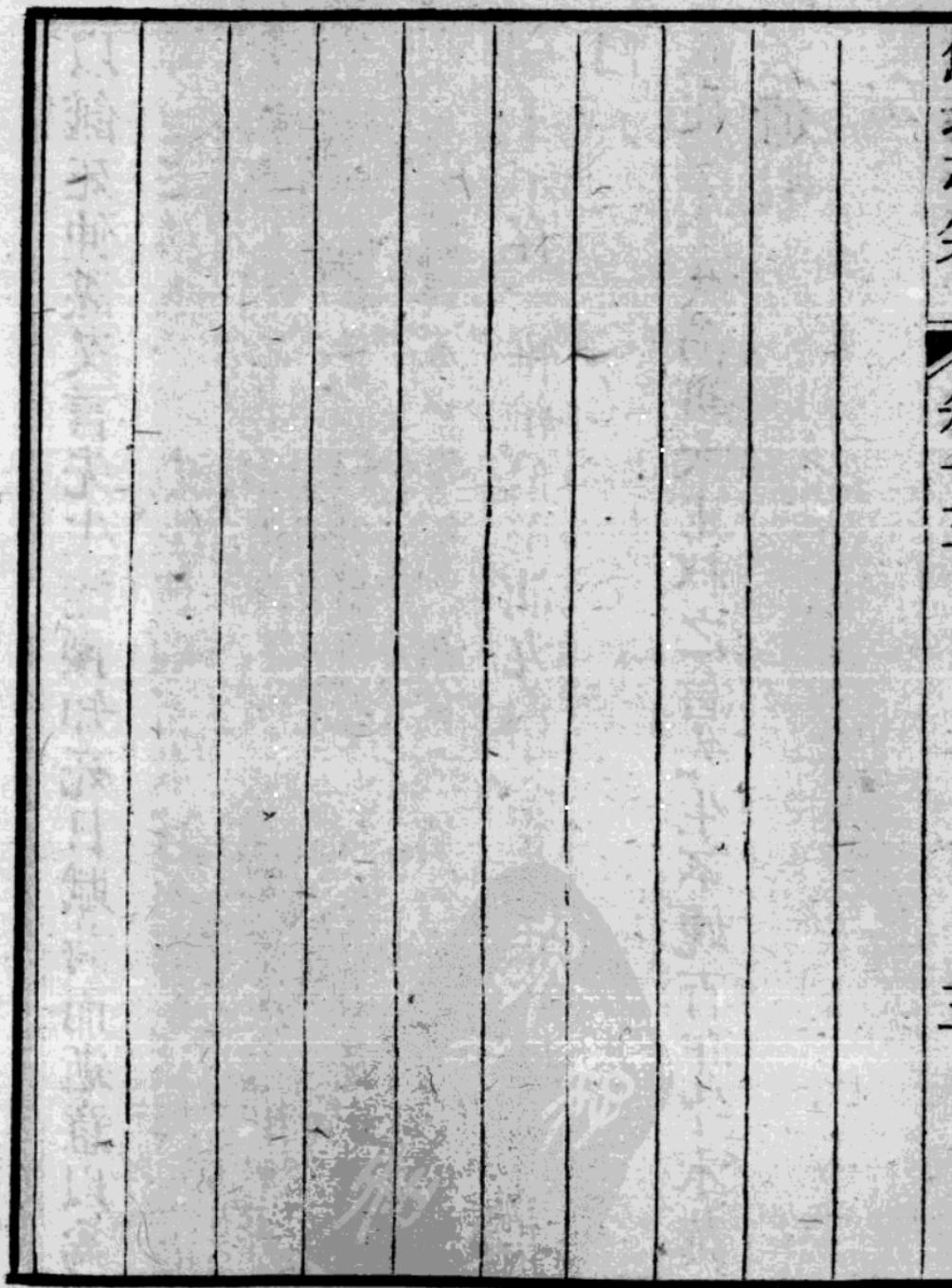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爲有隱慝
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
傳以爲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旣淳遭喪亂遣妾遣婢
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
子震與其女髡其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
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
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
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棕鞋竹笪以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爲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
踰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

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婿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棄諸生顧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時絕食歎曰吾本爲長往之謀顧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墓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幾耳失聰又苦下墜終日仰卧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

曰此非益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
志復爲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
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
不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爲丈夫也嗚呼信夫凝叔之
淺也但知爲先生謀食而不知爲先生謀施食之人夫
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其食亦何待凝叔故昭
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
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
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
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

以餓死仲謀又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爲
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蓋其靜極而
明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歷十有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
有二娶黃氏墓於牛橋之西其所著蜃園集自震死乏
嗣十不存一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
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
茲遺蛻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
三伯子卽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
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
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
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暮岸
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
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
父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塢伯子西下
海昌先生留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

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
諸寨間庚寅侍郎軍礮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
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
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鄴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
高旦中等爲畫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
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
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
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寘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
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
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

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
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共事
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
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
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
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
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
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
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
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

軌革王遁之學皆有密授旣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
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
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
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
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
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
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
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
溫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
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

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旣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